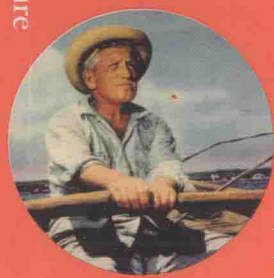


Essential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

#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Ernest Hemingway

英汉双语版

##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杨昊成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Ernest Hemingway

#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 老人与海

吴成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英汉对照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杨昊成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117-1273-8

I. ①老…  
II. ①海… ②杨…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7770 号

---

责任编辑：韩慧强

责任校对：郑菲菲

责任印制：尹 璿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www.cctpbook.com](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149 千字

印 张：5.625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 译者序

《老人与海》创作于1951年，1952年9月在《生活》周刊上首次刊登后即广受好评，使海明威迅速成为一位世界级作家，不仅为他赢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更使他在1954年获得了每一位作家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和许多获大奖的鸿篇巨制不同，海明威自认为这一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这部作品，其实只是一个只有两万六千多字的中篇。这么一本小册子何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而且，六十年过去了，对《老人与海》的评论热情在世界范围内都依然是经久不衰。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现代经典呢？

我们似乎不用再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但我们同时又惊叹于海明威的本领，居然能将一个情节性如此弱的故事，以极简主义的白描手法铺陈开来，呈现给读者一场具体而微的现实主义的真实经历。这自然跟作者一生钟情于大海、自身有着准专业捕鱼水平的特殊经历有关。

我们似乎也不用再介绍《老人与海》的“电报体”文字风格，因为那是作者一贯的面貌，只是这种质朴、精准、洗练、干净、口语化、生活化、看似随意却极富张力的海明威体，到这部小说中已臻极致，可谓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

但是，几乎从作品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有关它的非现实主义特征的捕猎就开始了。我想，研究者、评论家和好奇的读者多数是奔着海明威那著名的“冰山理论”去的。既然浮在水面的只是“八分之一”，那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又是什么呢？这可忙坏了所有对海明威作品感兴趣的人。确实，尤其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给我们的只有事实和形象：事实是老人从捕获鱼到失掉鱼的苦难经历，形象就是一个老渔夫面

对磨难不肯屈服的形象。没有鲜明的主题，没有深刻的思想，甚至没有丰富的感情。海明威自己就曾在小说面世后不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男孩就是男孩，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即使两年后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他依然表示：“好书从来不是事先就设计好各种象征，将它们硬塞进其中而写出来的。那种象征犹如凸出在葡萄干面包表面的葡萄干。葡萄干面包倒也没什么不好，但纯面包更好。我试图塑造一个真实的老人，一个真实的男孩，真实的大海，一条真实的鱼和几条真实的鲨鱼。”如此说来，《老人与海》并不见得如众多论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可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海明威紧接着又说：“但如果说我把这一切塑造得足够好足够真实的话，他们也可以意味许多别的东西。”这模棱两可、貌似矛盾的表述，正透露了海明威写作风格的机巧，也恰恰是对其“冰山理论”最好的诠释。

基于此，探寻水下“八分之七”的努力开始了。但这种努力从早期的象征主义——所谓老人象征尊严和勇气，大马林鱼象征被征服的自然，鲨鱼象征破毁和邪恶等，到如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各式解读，已然形成令地下若有知的海明威本人啼笑皆非的态势。虽然确有一些努力艰苦而严肃，值得赞赏和敬佩，但我们不无遗憾甚至愤怒地发现，有不少评论几乎就是“戏作”，有些甚至是在未曾通读或精读作品的情况下，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功利目的而作，率尔捉笔，东拼西抄，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这种情形尤其严重地存在于当下中国的学界。比如以下种种：

有人将海明威的出生日期（“1879年7月21日”）、《老人与海》的篇幅（“被浓缩到5万字”）、写作、出版年代（“1953年”）等简单的“硬事实”都弄错了。光是老人出海在外的时间就有三天三夜、三天两夜、两天两夜等说法。

有人说，老人刚出海时在船边放出的四根钓竿寓意东南西北四方神



灵。

有人说，老人拿在他眼中是女性的大海看作是自己已故妻子的化身。

有人说，老人出海前在自己棚屋外的一次撒尿和在海上的另一次撒尿都具有“巫术意义”，为的是不让邪恶近身。

有人说，《老人与海》中有个“第三章”，而且其中还有“赌博”的场景描写。

有人说，老人船上的那面帆是“用面粉袋编织的”。

有人说，老人曾“夜里吐血”，“生命垂危”，只“等待死神降临”，最后是“摇着破败的小船回到了岸边”。

有人说，当小男孩马诺林终于看到老人摊着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安全地躺在床上睡觉时，“放声大哭”。而全书最后一小节中，小男孩守着又已睡着并正在梦见狮子的老人，他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显示出他对老人的一种“母爱”。

有人说，马林鱼“象征古巴人民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果”，而那“一条条鲨鱼象征来自不同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代表的是“疯狂的掠夺”。

还有人把《老人与海》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些形象进行比较，比如：

有人认为圣地亚哥老人就是《列子·汤问》中那个移山的愚公。

有人认为《老人与海》好比《红楼梦》，都是“大寓言套着小寓言”，是一个“梦”，“通灵宝玉等于大马林鱼”。

有人提到老人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认为其虽败犹强的品格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因而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只是《阿Q正传》用的是“审丑方式”，《老人与海》用的是“审美方式”。

还有人已经把《老人与海》比到了1997年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阎连科的《年月日》，说圣地亚哥和那个愚顽的中国老农“先爷”颇有相

似之处。

也有人用韩礼德 (Michael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手段来解析《老人与海》，画出了无数图表和数学公式一般的各种符号，把一部纯净、简洁的文学杰作切成了碎片。

.....

以上种种，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老人与海》倒真的仿佛那条大马林鱼，既已捕获，就只能听凭一条条凶狠的鲨鱼的袭击和撕咬。或者还不如马林鱼，因为马林鱼至少在被吃光之前还有老人的全力保护，吃光后更是不会再遭骚扰，《老人与海》却因为作者五十年前就一枪崩掉了自己的脑袋，注定将身不由己，永无宁日。

那么，《老人与海》要传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呢？答案当然还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如今，比较严肃的评论除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视角外，早已发展出诸如宗教学、人类学、伦理学、生态主义、女权主义、丛林法则等种种形态。但简而言之，我认为还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两种解读之间，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海明威自己那貌似矛盾的自白当中。

海明威曾经是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解读，但事实是，《老人与海》之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明显地主要还是现实主义之作。但在《老人与海》前一年的《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1950) 中，海明威尝试在现实主义之外增加一点别的东西，那就是“冰山”之下的所谓“多层象征”。海明威之所以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他受到包括福克纳在内的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批评，这些人认为海明威只关注事实，不愿“创造”，结果造成创作实践与其“冰山理论”相脱节的尴尬。但更令海明威尴尬的是，《过河入林》出版后被评论界普遍看坏，一时间许多人认为海明威已经江郎才尽。就在这时，他拿出了《老人与海》这篇真实到每一个细节的简单故事。但海明威显然不满足于只呈现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故事，他同样将更多的、而且是他熟知



的东西藏到了“冰山”之下，这就是学术界和评论界普遍认同的所谓“宗教寓言”的主题。由此，一个本来被认为是海明威人物塑造代表性准则的男子汉英雄哲学，一下子被拔到了宗教的高度，现实主义亦随之转身为非现实主义。这一转身重新恢复了人们对海明威创作天才和实力的信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与海》也许是海明威对评论界和普通读者对他无力创造非现实主义元素的怀疑的一种无声而积极的回应。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老人与海》中被众多论者反复提到的那些基督教的所谓多重意象和象征。

首先，圣地亚哥本人被看作是基督的化身，他的出海不只是为了捕鱼，更是为了救赎。故事开始不久，作者通过小男孩马诺林之口说，老人曾有过在海上八十七天一无所获的“伟大记录”。这一数字寓意深刻：据《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受洗后曾被圣灵引至荒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四十昼夜，耶稣终不为所动。为了表示纪念，教会后来设立了大斋节(Lent)，斋期当然也是四十天。而复活节前还有一个“圣周”(Holy Week)。三个数字加起来正好是八十七。而《老人与海》这个故事一开始就交代，圣地亚哥八十四天一无所获，接下来便是三昼夜历尽艰辛的磨难。这又是一个八十七。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数字不是偶然或巧合，而是海明威故意安排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深刻主题，寓意人生是一场循环往复、劳而无功、荒诞却不乏崇高美的永恒悲剧。

其次，在一些细节上，圣地亚哥也被当做基督在刻画：老人出海前男孩给他送来的黑豆米饭、油炸香蕉和一点炖菜被认为是耶稣“最后的晚餐”。老人出海后起初头上戴着的那顶草帽被看做是耶稣头上的荆冠。他钓上大马林鱼后不久就把钓线斜背在背上，以抵住鱼的巨大拉力。这一形象和三天后老人扛着桅杆，跌跌爬爬于深夜往岸上爬的形象，都被比作是耶稣扛着十字架上髑髅地。关于十字架这一意象，最直接的联系莫过于老人看到第一条加拉诺鲨来袭时作者的一句描述：





“Ay。”他说出声来。这是个没法翻译的字，也许就像一个人感觉钉子穿过自己的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发出的一种声音。

再次，老人似乎还有着既是耶稣又是其门徒的双重身份。圣地亚哥这个名字就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指长雅各 James the Greater）在西班牙语中的拼法。雅各原是古代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边的一名渔夫，后被收为耶稣门徒，在十二使徒中名列第二或第三，和彼得、约翰一起受到耶稣的特宠，并因为脾气火爆与其弟约翰同被耶稣命名为“雷子”（Boanerges，即 Son of Thunder）。圣地亚哥在三天捕鱼的过程中吃生鱼肉、喝水等行为，被认为是信徒领取圣餐：鱼肉代表圣饼，象征耶稣的身体；水代表葡萄酒，象征耶稣的血。

最后，那条被捕获的大马林鱼也被认为是耶稣的化身：它的嘴里被扎进鱼钩而尤其是后来一次次受到鲨鱼的凶残袭击、撕咬时，圣地亚哥早已是同情远远超过了得意。他不止一次称马林鱼为“朋友”、“兄弟”，似乎它和自己一样，注定要成为蒙难的耶稣。

我们不禁又开始困惑起来：《老人与海》中果真隐含着如此深刻的哲思和严肃的宗教主题吗？会不会是各路论家自话自说、强作解人？或者，海明威自己须对这许多莫衷一是的解读负责。回到上面的引文，什么叫“但如果说我把这一切塑造得足够好足够真实的话，他们也可以意味许多别的东西”？这让赞美和批评这部作品的正反两方面论者都大有文章可做。赞美一方，如约瑟夫·瓦尔德米尔（Joseph Waldmeir），就说，海明威终于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将自己原先一向坚持的硬汉哲学提升到了宗教层面。不仅如此，《老人与海》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应该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海明威才是其“冰山理论”的名副其实的实践者。以菲利普·扬（Philip Young）、罗伯特·维克斯（Robert Weeks）等为代表的批评一方则声称，《老人与海》中的种种寓言象征纯粹是一种“造作”（fakery）。一名朴实、苦难、并无多少文化且已近生命黄昏的老渔夫，如



何能承载那么虚玄的半人半神的超自然的宗教理想？他之所以出海捕鱼仅仅是因为他“生为渔夫”，别无选择。即便把他比作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显得牵强，因为圣地亚哥不是暴君。倒是“人可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这句经典名言，多少概括了海明威塑造的圣地亚哥老人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汉哲学和英雄理想。海明威的典型特征还是现实主义，他的转身虽然并不出人意外，却是失败的，而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其造作、不自然。《老人与海》对每一个细节和自然物的投入和关注给所有读过这部书的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们确实非常认同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给海明威的颁奖词中那个极其到位的理由：“对现代叙事艺术强有力的、自成风格的高超把握”（for his powerful, style-forming mastery of the art of modern narration）。就是这么一位具有让人钦佩的高超技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今却要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硬塞进那么多自然本真之外的因素，这引起《老人与海》的批评者们极大的反感，也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望。

如果我们联系上文列出的那些宗教意象和象征作一番思考，以上批评或者还真不无道理。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那样的解读或阐释，全都来自各路专业和非专业的海明威论者，海明威自己却从未就这部他一生最满意的作品具体喻指为何做过任何解释。他倒是感慨过，“最难者莫过于把一件事写得煞有介事，有时甚至比真实还要真实。”我认为，至少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几乎是完美地做成了这件最难的事。他唯一的错误也许就是说了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当然，我们也不妨把他这话当作是他自己对海明威研究的贡献：没有他的模棱两可，评论家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杨昊成

2011年8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杨昊成 译

*To Charlie Scribner*

*And*

*To Max Perkins*

**T**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 In the first forty days a boy had been with him. But after forty days without a fish the boy's parents had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definitely and finally *salao*, which is the worst form of unlucky, and the boy had gone at their orders in another boat which caught three good fish the first week. It made the boy sad to see the old man come in each day with his skiff empty and he

他是一个老人，独自驾着一艘小船在墨西哥湾流里捕鱼，如今八十四天过去了，却一条鱼也没有捕到。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四十天一无所获后，男孩的父母就对他说，这老头现在绝对是“背运”了，倒霉透顶。在父母的吩咐下，男孩上了另一条船，结果头一周就捕获了三条好鱼。看到老人每天空船而归，孩子心里很是难受。他每每总要走下岸去，帮老人拿盘成圈的钓线或手钩、鱼叉，或收一下绕在桅杆上的船帆。帆上满是用面粉袋打的补丁，卷在一起，看上去真像一面永远是败绩的旗帜。

always went down to help him carry either the coiled lines or the gaff and harpoon and the sail that was furled around the mast. The sail was patched with flour sacks and, furled, 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

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 The brown blotches of the benevolent skin cancer the sun brings from its reflection on the tropic sea were on his cheeks. The blotches ran well down the sides of his face and his hands had the deep-creased scars from handling heavy fish on the cords. But none of these scars were fresh. They were as old as erosions in a fishless desert.

Everything about him was old except his eyes and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

“Santiago,” the boy said to him as they climbed the bank from where the skiff was hauled up. “I

老人瘦削、憔悴，后脖上是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太阳照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光使他得了良性皮肤瘤，在他脸上留下了一个个褐色的斑块。斑块爬满了脸颊的两侧。一双手因为常常拽线拉大鱼，被勒出了深深的疤痕。不过这些疤都不是新的，它们非常古老，犹如无鱼的沙漠中那风蚀的沙土一样。

老人身上的一切都很苍老，只有那一双眼蓝如大海，透露出乐观而不肯服输的神色。

“圣地亚哥，”他俩从小船被拖上岸的地方往上爬的时候，男孩对老人说，“我又可以跟你一起



could go with you again. We've made some money."

The old man had taught the boy to fish and the boy loved him.

"No," the old man said. "You're with a lucky boat. Stay with them."

"But remember how you went eighty-seven days without fish and then we caught big ones every day for three weeks."

"I remember," the old man said. "I know you did not leave me because you doubted."

"It was papa made me leave. I am a boy and I must obey him."

"I know," the old man said. "It is quite normal."

"He hasn't much faith."

"No," the old man said. "But we have. Haven't we?" "Yes," the boy said. "Can I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

"Why?" the old man said. "Between fishermen."

They sat on the Terrace and

出海了，我们家已经挣了些钱。”

老人曾经教过男孩捕鱼，这孩子爱他。

“不，”老人说，“你跟了一艘有运气的船，还是和他们在一起吧。”

“可你还记得吧，你曾八十七天一条鱼都没有捕到，而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俩每天都捕到大鱼。”

“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没本事才离开我的。”

“是爸让我离开的。我是小孩儿，必须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啊。”

“他没有多少信心。”

“是啊，”老人说，“不过我们有，是不是？”“是，”男孩说，“我请你到露台饭馆喝杯啤酒，然后咱们再把东西拿回家去，好吗？”

“好啊！”老人说，“咱们两个渔夫喝一杯。”

他们在露台上坐下来。有好

many of the fishermen made fun of the old man and he was not angry. Others, of the older fishermen, looked at him and were sad. But they did not show it and they spoke politely about the current and the depths had drifted their lines at and the steady good weather and of what they had seen. The successful fishermen of that day were already in and had butchered their marlin out and carried them laid full length across two planks, with two men staggering at the end of each plank, to the fish house where they waited for the ice truck to carry them to the market in Havana. Those who had caught sharks had taken them to the shark factor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ve where they were hoisted on a block and tackle, their livers removed, their fins cut off and their hides skinned out and their flesh cut into strips for salting.

几个渔夫拿老人取笑，他却并不生气。其他几个年长一点的看着他，心里替他难过。不过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大伙儿只是礼貌地说说水流和所放渔线的深度，说说这持续的好天气和各自的见闻。这一天，有所收获的渔民都已回来，他们把马林鱼剖开，整长条摆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板的两头各有一人，抬着鱼，踉踉跄跄地来到鱼库，他们在这里等冷藏车到来，把鱼运往哈瓦那市场。那些捕到了鲨鱼的人已经把鱼送到了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在那里，他们把鱼吊到滑车上，取出鱼肝，切去鱼鳍，剥掉鱼皮，鱼肉则切成条，以备腌制。



When the wind was in the east a smell came across the harbour from the shark factory; but today there was only the faint edge of the odour because the wind had backed into the north and then dropped off and it was pleasant and sunny on the Terrace.

“Santiago,” the boy said.

“Yes,” the old man said. He was holding his glass and thinking of many years ago.

“Can I go out to get sardines for you for tomorrow?”

“No. Go and play baseball. I can still row and Rogelio will throw the net.”

“I would like to go. If I cannot fish with you. I would like to serve in some way.”

“You bought me a beer,” the old man said. “You are already a man.”

“How old was I when you first took me in a boat?”

“Five and you nearly were killed when I brought the fish in too

刮东风时，来自鲨鱼加工厂的鱼腥味会吹过港湾，飘到这里；不过今天只闻到很淡的味道，因为风吹向了北方，后来都渐渐地停了。露台上阳光明媚，令人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叫他。

“唉。”老人答道。他手里端着酒杯，在回想多年前的往事。

“我出去给你弄些沙丁鱼给你明天用好吗？”

“不用了，玩你的棒球去吧。我还能划，撒网有罗赫略呢。”

“我想去。既然我不能跟你一起捕鱼，总想在什么事情上帮把手。”

“你不是给我买了杯啤酒吗？”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几岁？”

“五岁。那次我弄上来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差点把船弄成粉

green and he nearly tore the boat to pieces. Can you remember?"

"I can remember the tail slapping and banging and the thwart breaking and the noise of the clubbing. I can remember you throwing me into the bow where the wet coiled lines were and feeling the whole boat shiver and the noise of you clubbing him like chopping a tree down and the sweet blood smell all over me."

"Can you really remember that or did I just tell it to you?"

"I remember everything from when we first went together."

The old man looked at him with his sun-burned, confident loving eyes.

"If you were my boy I'd take you out and gamble," he said. "But you are your father's and your mother's and you are in a lucky boat."

"May I get the sardines? I know where I can get four baits too."

碎，你也险些送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尾巴在那儿拍打着，嘭嘭作响，坐板都被搞断了，还记得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扔进了船头，那里有一卷卷湿漉漉的钓线。我感到整条船都在抖，我记得你击打鱼的声音就像砍倒一棵树一样。我浑身上下都是新鲜的鱼腥味。”

“你真的记得，还是听我说的？”

“从我俩第一次一起出海到现在，每件事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受过太阳灼烤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看着男孩。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带你出去冒冒险，”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跟的又是一条运气船。”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哪里可以搞到四个鱼饵。”





“I have mine left from today. I put them in salt in the box.”

“Let me get four fresh ones.”

“One,” the old man said. His hope and his confidence had never gone. But now they were freshening as when the breeze rises.

“Two,” the boy said. “Two,” the old man agreed. “You didn’t steal them?”

“I would,” the boy said. “But I bought these.”

“Thank you,” the old man said. He was too simple to wonder when he had attained humility. But he knew he had attained it and he knew it was not disgraceful and it carried no loss of true pride.

“Tomorrow is going to be a good day with this current,” he said.

“Where are you going?” the boy asked.

“Far out to come in when the wind shifts. I want to be out before it is light.”

“我今天还用剩一些，放在盒子里腌着呢。”

“那就让我给你搞四个新鲜的来。”

“一个就行。”老人说。他从未失去过希望和信心，而这时，仿佛轻风徐起，这希望和信心又变得鲜活起来。

“两个吧。”男孩说。“那就两个，”老人同意了，“你总不是偷的吧？”

“我倒是想偷呢，”男孩说，“不过这几个是我买的。”

“谢谢了。”老人说。他太单纯了，不会去想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谦卑起来。不过他知道自己已经变得谦卑了，也知道这并不丢脸，无损于他真正的自尊。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男孩问。

“去远海，等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